

李子奇一辈子喜欢干一件事，画人。画形形色色的人。

火车站来来往往人多。

李子奇支块画板在火车站广场上，白纸一张，画笔一支，画不够，画不恣。

火车站变化大，先是一天过两三趟车的小站，票房土地庙样，后来成了气候，高铁、动车，一天到晚列车不停，轨道都二十多道，月台多，多得用不过来。

人跟着火车走，车多人多，李子奇笔下人也就多种多样。

李子奇自小爱画人，拿树枝去地上画，拿铅笔在草稿纸上画，三几笔成画，还真有几分像。李子奇的画是天生的，没拜过师。要说学过，就是小学、初中美术课教过，不咸不淡的学上几笔。

初中毕业，李子奇进了街道纸盒厂，成了名大集体工人，和一帮大妈大姐一道糊纸盒，活不重，闲时多。李子奇不闲着，给大妈大姐们画像。厂子人不多，没几天画了个遍。大妈大姐们七嘴八舌，有说好有说不好，有说像有说不像。李子奇只是笑，但不愿画第二遍，厂长说也不行。李子奇说：不炒剩饭。

厂长主意多，说：火车站人来人往，天天画，都不炒剩饭。

李子奇有了去处，一下班，就夹块画板，去火车站广场，埋头画，画得天昏地暗。

火车站广场不大，李子奇守着个杵儿，还和乞讨者发生过冲突。李子奇拼命解释，说自己画人不讨钱。乞讨者怕李子奇抢他们饭碗。

来来往往的人对李子奇胃口，人和人不同，李子奇画得兴奋。李子奇画的是速写，寥寥几笔，人形和神态就出来了。李子奇也不是人人都画，画有特点的人。

还真有人把团在杵儿里画人的李子奇当了乞丐，三分两分的丢下钱，李子奇不拒绝，收集好，一把交给火车站讨饭人的头。乞讨者与李子奇成了好友，人少时还摆着姿式让李子奇画。

李子奇画人，也有伸头看的，看上一眼，画的人似像自己又不像，摇摇头就走了。

秀秀却看了一眼又一眼不走，说：画的是我，画要给我。李子奇不争辩，从画板上取下画，双手递给了秀秀。秀秀脸红，说：没画好看。

秀秀就常来看李子奇画人，也让李子奇画她。

李子奇二十八岁结婚，娶的是秀秀。

其间有许多故事发生。

有一件事值得一记。一年

火车上发生了件凶案，抢劫还杀伤了人。公安破案，找到了李子奇，以他画的人中找线索，这凶手还真被李子奇画了，受害者一眼认出。按图索骥，案子破了，公安感谢李子奇，说他画得好，画进骨子里了。

数十年画人，李子奇画的是新鲜，太阳天天不一样，火车站流动的人不一样，李子奇画的内容也不同。不说别的，从慢车到动车、高铁，人的服装变化就大，过去是女人捂得紧紧的，男人袒胸露怀的。现在反过来了，男人捂得紧，女人恨不得全露。

李子奇画人，画的是变化，流动的人，和时光一般的流动。

秀秀支持李子奇画人，不烟不酒，就这点爱好，比啥不好？

退休了，李子奇时间多了，上午、下午都在火车站广场支画板，现在的广场大，也漂亮。李子奇的画板支在一棵广玉兰下，李子奇一眼画板一眼人流，锁定有特色的人，三五笔画下，再去寻找下个目标。

秀秀许多时候也来火车站广场，陪李子奇，碰到有特色的人，忙着指给李子奇。行人匆匆，远行或归来，见了李子奇的画还是好奇，多问：画一张多少钱？李子奇和秀秀异口同声：不要钱，画着玩的。

和过去一样，有人喜欢李子奇画的人，向李子奇索要，李子奇二话不说，送上，但不忘签上自己的名，盖上闲盖。也有不少拿上画心生喜欢，丢上一百两百，甚至更多的。李子奇当没看到，一回家就交给秀秀，让秀秀登记好。

收下的钱李子奇一分不要，捐了。李子奇说，画人呢，画人的钱使不得。钱都是秀秀去捐，李子奇没时间，要画人。

书画家协会找到李子奇，让他参加协会。李子奇不愿意，说：玩的事，当不了真。

火车站要给李子奇办个展览，在火车站广场展，李子奇同意了。展览很成功，不少人专门来看，看可能找到自己。

秀秀也来看展览，一眼就看到了自己，美美的，从骨子里向外美。

秀秀要给李子奇画张像，画了好多张，可没一张是像的。不过，这画是在秀秀心中画的。

种地

老关和老阮都是随儿子由农村进城养老的，住在一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

(外一篇)

张建春

个小区，高层住宅，离地远远的。

老关说享福了。老阮说享个头福，关笼子里了。老关对关笼子里的说法不反对，关笼子里也不坏，笼外鸟还想进笼子里哩。

老关和老阮相约，天天早晨从笼子里走出，去小区的河边散步。

河是条半人工河，过去有河，如今加宽加深，成了运河，运河跑船，鱼不多，也热闹得很。河里热岸，河堤上也就热闹，早晨散步的人一拨又一拨。

老关、老阮起得早，比散步的人都早，俩人在小区门前碰面，之后散步，其他散步的人还没影子。

春天过去，夏天来了，河边空地上的油菜割了，茬子闲着，不久就被草盖住了。河边地一溜，都是好地，本来是准备做公园的，可是良地，只能放弃公园的念头，重新种上庄稼。一季的油菜受欢迎，菜花开时，运河两岸成景，天天游人不断，成网红地。油菜过后，地闲下来，草慌慌张张地长，草们怕，好地是不让长草的。

老关、老阮天天看草长，草向心里长。老关忍不住叹气，说：好地呢。老阮说：哪个说不是，还能种季哦。老关、老阮种了一辈子地，就怕地空着，庄稼不种当年穷。

老关、老阮走得快，但闲着的地是顺着河道走，走得快也走不到头。老关就想骂人，老阮也想骂人，憋了半天，俩人异口同声骂了句：败家子，狗日的。

老关飞脚踢起一坨泥巴，泥巴酥酥的，扬起了一团雾。老阮拽了根狗尾巴草，狗尾巴草沉甸甸的，老阮把它咬在牙关。

老关说：我要告状，告败家子。老阮说：带上我，我也告。

老关和老阮联合去了趟政府，政府大楼高，高得进不去。老关和老阮想了点子，在大楼前面席地而坐，逢人就说：运河荒了，是两边地荒了，连着河也荒了。

一天下来，老关和老阮的嗓子都讲哑了，好在还有人听，听了后头直点。

老关、老阮还是天天散步，天天见野草向上长。老关失望，老阮失望，相视一望，又把目光投向无边框的荒了的田地。老关问老阮可要再去政府了。老阮想了想，说：等上两天，没动静我们再去，去就喊冤，为荒了的地喊冤。老关

说：对，喊冤。

狗尾巴草弯腰天，老关和老阮的眼睛在河边一亮。河边的荒地上插上了牌子，牌子上是公告，说是地要种了，种高粱，让三三两两开荒种菜的把菜摘了。

老关说：好了，好了。老阮说：有用，冤不要喊了。

老关、老阮有了念想，天天早晨有一份，看地可开种了。一天又一天，地没动静。老关急了，对老阮说：再不种，误季了。老阮拍屁股骂：狗日的，选黄道吉日呀。不过，俩人合计，地是不敢不种了，贴出的告示是收不回的。

一场透雨晴后，老关、老阮散步回时，看到了荒地上有好几台机械在动。老阮认识，对老关说：镟耕机、耘土机、播种机，一起上了。老关高兴，拉着老阮的手抖了又抖，像是自家的地种上了。

再早晨，老关、老阮起得更早，他们多了件事，扒开眼睛看高粱可出苗了。

路边的野草开花，老关、老阮认得，都是老邻居了。蝴蝶纷飞，它们比老关、老阮起得早。老关说：蝴蝶起得真早。老阮怼了一句：花开得更早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早起的蝴蝶有蜜喝。

高粱绿油油地从草窠里冒了出来，叶子旗帜样飘，地好看了，地是上打扮的。

绿油油的高粱成片成带，像是被运河水搬运着似的，水流、船驶，翠绿的高粱也在跟着走。

一个早晨，老关、老阮同时发现了问题，有一块地，不大，却齐齐地没见一棵高粱苗。老关骂：粗心的拖拉机。老阮说：怪人，没用心理。老关、老阮在空地里扒，一粒高粱籽也没见。

又一个早晨，老关在小区门前没等到老阮，忙加快脚步向河边走，走到没出苗的空地，见老阮正补种哩。老关没吭声，也下了地，拿出别在腰后的小铲子，挖个小坑，将口袋里装着的高粱籽种下。老阮看了眼老关，老关看了眼老阮。此时，俩人倒像是抽了穗的老高粱。

太阳还没出来，他们比蝴蝶起得早，比蝴蝶更早闻到了花香。

地补种完了，老关、老阮仍是散步，只是比平时少走了些路。

老关说：不误季节。老阮说：误不了的。

一抹好地绿上了，运河驶过的船吃水深深的，连鱼也跳得高高的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，高粱花也会很香的。